

● 华严女士出身名门，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孙女。相夫教子之余，她成为台湾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她的小说温婉而智慧，四十年畅销不衰。当年，胡适是她的忠实读者；后来者李敖望其项背，赞叹她和她的作品「风华绝代」。

严
著



人民文学

生命的乐章

慧眼 慈心 妙语 温情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I247.5/1452+4

2008

生命的乐章

廖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7 - 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乐章/华严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6409 - 0

I. 生… II. 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27 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朱美凤 责任印制: 张文芳

生命的乐章

Sheng Ming De Yue Zhang

华 严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8 千字 开本 800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09 - 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华严女士，本名严停云，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的孙女。福建闽侯人，一九二六年生于福州。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一九六一年出版长篇爱情小说《智慧的灯》后一举成名，之后创作不辍，已出版长篇小说及其他作品集二十余部；有十二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由秦汉、归亚蕾、恬妞、萧蔷等明星主演。

一九八一年，华严女士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人 贵 踏 实

——出版感言

华 严

包括《智慧的灯》在内,我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先后流向大陆,或由出版社接洽出版,或自有疏通管道。当我见到封面不一样的版本,总是万分欢喜。本来,中国笔和中国心永恒不变,所有的叨絮和悬念也都是萦绕着中国人的心声和心情,能得到同种、同文同胞的共识、共鸣,进而共发寻觅智慧和感悟的热诚,是我一心最大的企盼和目的。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广州举行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台湾、香港、福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五十多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交流了二十多篇论文,其后广东花城出版社和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各出版了一本《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向来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值得受到那样的赞美,更感喜慰的是:由我首创的《神仙眷属》等四部对话体长篇小说,特别受到瞩目和赞扬。会上有大陆学者提及我的作品销售量登不上“排行榜”,为我感到不平。我自己清楚,那是我十八年前所写的《弃猫徙迁》带来的后果。那时,我出版了十七部长篇,

经过多少次的再版，活版印刷的铅字开始磨损，出版社不曾及时为我改为平版印刷，我便转入另外一家出版社。因为不想伤及任何人，我以幽默的口吻把自己喻为“弃猫”。事实上我的作品一向畅销并长销，为自己开个玩笑不必担心有人误会。就像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当被问到我这平素足不出户、很少和人交往的人，为什么居然出现在如此大集会中，我回答我是想出来打一些知名度，台下立时发出哄堂笑声。海峡两岸经过长时间的全然阻隔，我这卖弄幽默的说词才有被误解的情况发生。这使我想到了：人不论任何时刻，都应该实话实说，即使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应该坦白时就坦白。要切记，只有真才是做人最好的策略。或以为利用俏皮话可以圆场，俏皮话是自信和自负的副产品，当你自信满满、充分自负，你的视野就怕蒙上尘雾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的八部长篇小说组合为“华严知性情感小说”，定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在全国推出。这仿佛我在那无边无涯的锦绣大地游闯多时，如今更见展现前路的平坦大道，我可以张开双臂、迎着和煦的阳光向前奔跑。夜色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分，如果还能见某个小角落，某一位同胞姊妹或兄弟翻开我的作品，和我静悄悄地做着会意交心的晤谈，那种感受和感动，必将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

台北三月里刚刚结束了阴雨的季节；太阳从云层中出现，透过潮湿的空气，穿入小室的窗，投射在陈旧发黑的地板上。小室里光线并不充足，台风刮破了向东的玻璃，一块木板钉了起来；向南的窗遭弹丸的殃，糊上厚厚的牛皮纸。小室的主人已经习惯这一切；太阳出来了，就能继续她的猫画。太阳不像她的母亲，要选一个心爱的人儿来对着照耀；太阳也不像她的父亲，只知道沉湎在夜的阴影里。

“咪，咪，看这儿，看这儿。”吴诗梅跷起食指向里钩了钩，“喔，不要打呵欠，眼皮可别这样地老睁不开，这还不是睡觉的时候呀，嗯，这样好一些，乖。”

黑猫的确很乖巧，动也不动地蹲在地板上；前足弯曲地合拢着，好像它学得人类的一份狡黠，把自己的缺点——那跛了的右前足——遮掩得教人一点看不出；身上的毛黑缎子样地发着光，黑色的长尾巴忽左忽右地缓缓摆动。

诗梅抿着嘴，手中的笔在纸上飕飕有声，白纸上的猫儿尾巴僵硬地举着，没有活生生地这样蕴藏着力量；她叹了一口气，铅笔横衔在嘴里，头倾这边看自己的画，再斜那边端详着



黑猫。黑猫咪呜了一声，歪着浑圆的头颅向着诗梅。这年轻的女孩子皮肤细白，宽阔的前额，尖俏的下巴，挺直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也许人们第一眼见她时不觉得她有什么美，但只要有了黑猫一样的机会端详着她，就立刻会被她的一股特有的气质所吸引，那糅合着灵性与善良，表现在眉宇间，尤其是，一对深邃抑郁的大眼睛里。

“嘘！”诗梅扭转着发酸的脖颈。黑猫叫了一声，也舒畅地来个“大懒腰”。主人笑了，伸手拍拍木板床，黑猫纵身跳了上去；她抚摸着它，从耳朵到了尾巴，它的尾巴在她掌握中蠕蠕而动，好像一尾蛇。

她重新观察刚刚完成的画，一翻身仰卧在木板床上。小屋里没有什么家具，两把竹矮凳，一只用六个肥皂箱叠成的“衣柜”，还有，就是这张木板床。但又有什么关系？她已经习惯俯伏在床上做一切事；木床兼任她的书桌，床底下是“仓库”；现在，第六零八号的黑猫画像归入床下“仓库”里。

星期日，无论如何是个好日子，虽然，在诗梅十八年来生命中没过一个真正的好日子；但是，像现在，能够这样悠闲自在躺着，把自己的脚高高地搁在被雨水渗漏如大花脸的粉墙上，真是应该知足了。这双脚白皙纤长，脚趾头个个圆润，而且长短很相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有双脚趾齐长的脚，这个人前世没踩踏过作恶为孽的地。”她不知道父亲这话出自什么典，自己对前生也不怎样关心，只记得当母亲听他说那句话时的表情，那表情是一箭双雕，对父亲也对自己；自然，母亲的意思是：如果父亲所说的话也能算话，那么，这样一双脚，应该长在弟弟吴大明的身上。

小室的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蓝布衫黑布裤的中年女人，她是郭妈，诗梅小时候的保姆，两年前跟随吴家辗转地从南京到了香港，然后来到台湾。

“四妹，快下去，你妈在生气，叫你哩。”郭妈的脸色和口气给诗梅的指示，比发布台风警报的气象所要来得准确些。诗梅从床上一骨碌地坐起来，惶恐地问道：

“我又做错了什么事吗？”

“大姐说，你的黑猫打碎了客厅里的青花描红龙凤的大瓷盘。”

姐姐和弟弟闯了祸后把责任推到诗梅身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母亲既然相信诗梅是闯祸的专家，她也从来没方法为自己辩护。今天，她知道案情是非常严重的，瓷盘是母亲最心爱的古董，而母亲一生就像光为着财物珍品活在世上的。虽然诗梅和郭妈都知道瓷盘的去处，但大姐既然指出她的大黑猫，她和黑猫就已经交上不可逃避的厄运了。

吴诗梅赤足站在地面上，蓝色的布裙子皱皱巴巴的，遮掩着她那挨过多少次鞭挞的身子。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她的母亲那样憎恨她，难道真的只因为当时她盼望在腹中蠕动的是个男婴，生下来的偏偏又是一个女儿？事实上，糟却糟在这个“因”，给招来了另个“果”——吴太太那放荡不羁的丈夫得个借口，搅上了一个两分像人八分是鬼的女人。

“你生不出男孩子来嘛！”吴乃辉冷语侵人地笑着说，“我祖父今年八十五，眼巴巴地盼望着一个曾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这是第四次给你机会了，谁教你肚皮不争气！”

这是什么时代？还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不出男孩



子,难道是我个人的责任? 尽管吴太太恨得牙痒痒的,但这“道理”在吴乃辉的老祖父臭豆腐样的脑子里硬是贯得通:想当年我吴永光家里四个,外面一双;现在宝贝孙儿只不过有了那么一手,你吴王丽珠一个女流之辈哪可这样的泼辣和霸道。好吧,就算我王丽珠泼辣,就算我王丽珠霸道。吴太太手一扬,十分自然而且习惯地给幼小的第四号女儿一个巴掌又是一个巴掌。

“唉,四妹,”郭妈叹了一口气,“你大姐真可恶,明明知道瓷盘是被大明偷了去,为了讨好他,心肠毒到这地步,硬说是咱黑猫打碎的,还告诉你妈说,她和你二姐帮着收拾破片丢到垃圾箱里面去。”

诗梅不言语,心情沉重地沿着阁楼的梯子走下去,一步一步,像囚犯走向受刑台。她的母亲不爱她,她的父亲什么也不管,大姐二姐帮着弟弟助纣为虐。她想起在十岁时患了白喉死去的三姐吴尚梅;如果那时自己有幸染上白喉症,和三姐一起死去该多好。

她来到楼下大客厅,便嗅着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大姐吴圣梅坐在古老得可当祖母的钢琴前面,平板的上身和琴凳构成直角的两条边,自诩为凤眼的细长眼睛朝诗梅那么一瞥,那只当初老天爷忘记削去多余的肉的怪鼻头向上一仰,好像要藉此驱去心里诬陷妹妹的一份不安。她也有说不出口的苦衷,母亲不许她和那个梳飞机头的穷光蛋来往,偏偏昨夜她和他泡在灯光幽暗的咖啡馆里,冤家路窄,抬头就见吴大明。她管不得弟弟手中搂着的是什么等色的女子,可不能不留心自己身旁的飞机头。弟弟给她一个立功的机会似乎还是施恩。

他教她一番话，她为了本身既是泥菩萨，顾不得目前这只替罪羊。反正诗梅挨惯了母亲的打和骂，多一次和少一次，实在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想到这里按一按怦怦撞动的心，脚底下画个十字等着看悲剧发展下去。

诗梅挨近二姐亚梅的身旁，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亚梅撑起沉重的眼皮，带着哭丧脸，心里说：你知道的，我有什么方法反抗大明？他把瓷盘拿走，要我和大姐承认是打扫碎片的人，大姐承认了，你知道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怪我，只怪你自己遇着大明这煞星。

大明这煞星！是的，吴大明的确是吴诗梅命中的煞星。吴太太虽然为了连生四个女儿受尽奚落，接下去可就称心如意了。“霉”呀“霉”的到了“死霉”，这些“霉”可再不敢冒冒失失地跑来投胎了。儿子的名字取为大明，是吴家从此大放光明的意思。那个冬烘曾祖父在大明出世前一个月涌上一口浓痰活活哽死，那老骨头，天罚他临跨进棺木还在担忧没个曾孙儿！主要的是在吴崇贤——吴乃辉的父亲，吴太太得意地笑了笑：他，哟！想得到官有多大？钱有多少？我吴王丽珠给他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儿，这是很重要的哟！人家在背后说：“吴崇贤那家伙呀，管保他断子绝孙！”我为他争了这口气，也为自己争了一口气。可不是！我这人就是生来福气大，那两分像人八分是鬼的女人卷逃去啦！卷着走的是她的臭铺盖！她占了我的床铺整整一年三个月又十一天。生儿子？哼！半个麻雀蛋也没有下哩！看哟，我的白白胖胖的宝贝儿子，我的心肝，我的命根子！吴太太越看越可爱，端奉玉玺样地端奉着吴大明。吴家的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三个姐妹，尤其是吴诗

梅,那尊冰雪堆成的人儿。

吴太太站在安放白玉如意的红木案旁,左手插在腰眼里,右手握着一根长皮鞭。天!我的价值连城的古董大瓷盘,大瓷盘!你,死丫头,养着那死畜生摔破我价值连城的瓷盘!她的假牙齿一挫,手里的鞭一起一落,连续十几下,吴诗梅跌倒在地上。



“郭妈,猫呢?去把黑猫捉来!”吴大明坐在沙发椅里,双脚搁在玻璃茶几上,脚趾头随着母亲的皮鞭在扭动,像音乐会中的听众摆着头颅打拍子。他的连结在一起的一字眉又黑又浓地横压在金鱼目上面。郭妈心里咒诅:眉毛长得这般形相的人将来不得好死。还有人中上那颗大黑痣,吴太太说那是大吉相,一生不愁没得吃。哼!死小厮活到今年十七岁,没说一句对人有益的话,没行一桩对人有助的事。那颗黑痣,一生不愁吃?老天爷还有眼睛吗?

吴诗梅开始低声啜泣,吴太太手中的鞭子不曾停,这时身子晃了晃,手抓着椅背连连喘息。

“怎么,你们都不注意?妈累了呀!大姐,茶呀,端杯茶给妈喝呀。二姐,呆坐在那儿想什么心事来着?扶妈妈坐下去歇会儿再打呀。老四,你也没得哭咧,早跟你说过黑猫要不得,你就偏偏给留着,客厅里样样东西都是珍贵的,都是碰不得的,你知道吗,那一只瓷盘,如果……如果不是清朝的,也一定是近代的。我的一个考古家朋友说,那真是太太珍贵了,起码,起码要值一千美金哪!”

吴太太心如刀剜,茶不喝了,气不喘了,冒猛子从沙发椅中立起来,手中的皮鞭扬起来直挺挺的像钢铁铸成的。一千

美金！死丫头！你养的猫一下子砸破你娘一千美金，现在看我不打死你，打死你这值不上一毛钱的死狗命！一千美金！一千美金！吴太太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宝贝儿子把瓷盘卖在中华路旧货摊，净得新台币三百加上五十元。

吴诗梅俯伏在地面上，背上的痛楚像被火灼着了一般，但她忍耐着抬起头，望着郭妈怀抱里的大黑猫。

“妈，把黑猫留给我，妈，求求您，我一定从此把它锁在房间里，不……不让它再闯祸了。”

吴太太略呈虚浮的椭圆形面孔绷着，活像褪了颜色的台湾人喜庆时常用的红面龟。一只尖鼻头像锥子，眼里发着棱棱睁睁的光。喉咙里哼了一声，手中的皮鞭向前一抛，圣梅和亚梅俩也吓了一跳。

“郭妈把黑猫丢掉，马上给我丢掉！”

郭妈迟疑着。吴太太握拳向几桌上一敲，细瓷盖杯跳跃起来。

“妈，妈，求求您，妈……”诗梅跪着向前爬了几步，双手抱住母亲的脚：“妈，黑猫……它……它跛了一只脚，没有人要，会……会饿死的。”

“那你就留着这死畜生，让它打破了你连皮带骨也卖不出那么多钱来的瓷盘？”说到钱字又一阵刀子划心，吴太太脚一抬，吴诗梅双手蒙上脸，鼻血从指缝中间流出来。

郭妈泪眼汪汪地向前赶过去几步，吴大明一声吆喝：

“郭妈，还不快些把猫丢掉，难道你想把太太气晕过去吗？”

经过儿子这么一指点，吴太太果真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昏



黑，软答刺的身子一挫，早有兩個女兒接個正着。母親雙臂舉空又招又划，大明伸手接住，一字眉向上一揚，像古畫里遠處飛來的一隻鳥兒。吳太太攬住寶貝兒子的手，一面閉目喘息着臥倒在沙發椅子上。吳大明在學校里功課沒有一門及格，演戲的本領可真不差，真嗓子加上假嗓子唱做一番。大姐二姐不敢怠慢，悲切切齊聲附和。吳太太聽得窩心，呻吟以外干脆再事吃語；微微睜開半只眼睛，看見滿臉血跡的“死霉”竭蹶地從地上爬起來準備開小差。那還了得，人工的柳葉眉倒豎，眼皮上抹着七八種顏色的藝術的眼一瞪，額上的老皮嘆息，空費她早晚幾百幾千遍的按摩，重重疊疊，褶褶皺皺，火車鐵軌加上台車鐵軌，比全台省總數之和，還要多上那麼一倍。

“跪着，沒有我的話你敢離開去，看我不切下你的腦袋！”

詩梅跪着，看發足雌威的母親由姐姐弟弟眾星捧月般地捧着去。她想着自己的大黑貓，前年春天在垃圾箱中拾得的，瘦筋巴骨地蒙着稀稀拉拉的一層毛皮，自己把它照顧得渾身圓潤。那一回大明追着它，用木棒敲折它的腿。這不是第一次，弟弟殘害自己的愛貓。自從十三歲所畫的一張貓兒畫像得到祖父的讚賞，大明便和自己的貓結下不共戴天的仇。那隻白色的貓兒被他打斷頸骨後匍匐着來到自己跟前……她想到這裡，渾身的血液好像將要凝固了，啜泣着前額抵觸在地面花毯上。

夜深了，這幢過時走氣的大廈矗立在陰森森的核心中，發着凡鼻無法嗅聞的霉臭氣味。晦暗的燈光這一角亮了，那一隅滅了。直到全屋被吞噬在一片漆黑里，貓頭鷹在一棵老樹上悲鳴，郭媽懷着一支手電筒，摸索着到客廳里來。詩梅俯伏

在地面上，已经睡着了；蚊子齐集在她脸上各处，电筒光中，鼓翼载着血红肥大的身子飞去了。郭妈摇撼着诗梅，她摇摇晃晃地揉揉眼；两人依偎在一起，一跛一瘸地走回楼上去。

小室是诗梅和郭妈的天地，吴太太以为“倒楣鬼”只合和“阴阳面”住在一起。可怜的郭妈不但有一片黑脸颊，眉、目、鼻、嘴连耳朵也没有一项及格整齐。十九岁的时候结婚，她的丈夫耐不住，说夜里不用做噩梦，看一眼郭妈的脸就够他心惊胆寒。人家说“丑人多作怪”，但这话至少对郭妈来说已是不公道，她除了没受过教育难免无知和浅见，从来没有蓄意害过谁。吴太太当然不是看在诗梅分上把郭妈带到台湾来，只因为她肯吃苦，能耐劳，向来不计较工资，也不懂得跳槽。比起姐弟们各据一室，诗梅是被当做小丫头看待；谁知道这份虐待对她反成了恩典。在这偌大的屋宇里，只有这不及六个榻榻米大的陋室，才是她能得到温暖，能享受自由的唯一所在。

吴诗梅痴痴呆呆地坐在木板床上，郭妈打开长满铁锈的饼干箱子取出一块面包递给她，她摇摇头，不想吃。郭妈心里会意，移来矮凳子垫着脚，举臂推开天花板上的一块活动的木板，两只绿色的圆眼睛在黑暗中闪烁。

“黑猫！”

黑猫跳下来，跃上诗梅的腿膝；她抱着它，脸孔偎在它的颈项上。

“现在，我们可得特别小心，如果黑猫离开房间跑出去，给你母亲或者大明看见了，我们三人可就没了命。”



二

过了好几天风平浪静的日子。其实,所谓风平浪静,只是指吴诗梅不曾再受吴太太的苛责罢了。这个曾经被众人称羨的家庭,早已像这外表华丽的房屋:名贵的书画掩蔽着墙上的裂痕,好看的地毯遮盖了布满蛀孔的地板。一对当时被多少谄媚者祝辞所遍洒的人儿,现在已经貌合神离,比普通的朋友也不如。那时候,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配上风流倜傥的官府少爷,世上有比这更加可喜可贺的事吗?五彩的祥云在他们脚底下升起,奇花异卉在他们的周围散香。曾几何时,他们从云端上面掉下来,掉在自以为永远不会降临他们身上的苦恼里。吴乃辉的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伟大”的老子呼出了并不超人的最后一口气;闲来调红抹绿,美其名为留洋的艺术家,事实上不过在巴黎伦敦花了大把老头子大口袋挣得的金币的儿子接不上老子的手;吴王丽珠眼前幻动着的绚烂十彩的万花筒顷刻破碎了。她记起来丈夫一百零一桩的缺点坏处,这些年来,为了“美德”,她一一地忍受着。现在,已经没有再借重“美德”的必要了,她开始算账,从结婚的第一夜算起,到了看老头子棺木下了土,诉一声,念一句;唠唠叨叨、刺心刺肝地像执棍赶狗,把丈夫一口气赶到几百几千里的路程以外

去。男人的世界终究比女人的来得大，不能上天也可以入地。赌博、醇酒、美人，无处不是陶醉自己最好的地方。这样，这个家庭才开始真正地向下堕、堕，堕到不知道多深多暗的地方。

儿女们对父母的争吵、失和，起先也觉得苦恼和不安，渐渐地，习以为常地感觉麻木了。除去谁也不关心的诗梅，其余三个全是母亲的喽啰，遇有战事发生，一齐站在她的阵线上。在他们脑子里倒也没有孰是孰非的区分，只是，赞助母亲便是赞助自己的吃和穿。不要说父亲对儿女向来不闻不问，就是有，天平上也轮不着他的分量重。一生不担心金钱来源的吴乃辉坐吃山空，老头子在世时他有艺术的天才，老头子去世后他有饮酒的天才；画廊上再也看不见他的“神画”，餐馆酒家里到处都是他的颤抖的手。吴太太咬着牙根点算着自己暗里藏积的私房钱：“死鬼，说你争气哩，说你有朝跳过龙门来吓煞我王丽珠哩！我王丽珠不是瞎眼的咧！你！跳龙门？赛起跑来乌龟比你赢三步！”

看看过了一个星期，吴乃辉又是三天三夜不曾回家了。除去夫妻见面时有一出照演不误的全本铁公鸡，死去的感情哪在乎添几拳加几踢！吴太太照旧在卧房中咒诅，饭桌上大嚼，日常家用中克扣军饷；然后，彩色笔大事画皮，义乳义臀充当装甲兵部队，摇摆着玛丽莲·梦露的步伐，寻找知心姐妹淘去。吴圣梅偎依着她的飞机头，树影婆娑的植物园、中正桥近畔的浅水滩头、新公园里的睡莲池边、儿童乐园中的展望车，展望着飞机头有日得中爱国奖券特奖号码，他们俩就不必偷偷摸摸地东藏西躲。吴亚梅就是睁不开她那一双不能再沉重